

黄河奔流忆未然

■胡世宗

走近文化名家

每当我听到《黄河大合唱》那澎湃的歌声，便会想起它的词作者光未然。光未然是他写诗时的笔名，他的本名是张光年。我第一次见他是在1976年。当时我正在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做实习编辑，光未然同志寄来一篇激情饱满的诗作。这首诗中有几处小地方需要再斟酌一下，袁鹰同志派我去作者家征求意见。

那时，光未然刚从干校回来主编《人民文学》，看到我带去的诗稿，他很细心地作了修改。第二次，我带着校样去他家请他审阅。他给我倒了茶水，请我坐下。看我穿着军装，便问起我在哪个部队、爱人在哪里工作等一些家常琐事。他问我写《黄河大合唱》时是多大年纪，他说：“25岁。”接着，他补充道：“那个年代，民族灾难深重，斗争如火如荼，年轻人成长得快些。”他很认真地看大样，连标点符号都一一斟酌。

我从人民日报社回到部队后，看到一本小册子上印有光未然的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《伟大的人民勤务员》。这首诗倾诉了诗人对总理的敬仰与爱戴，描绘了群众哀悼总理的动人情景。

这首诗深深感染了我。我反复吟诵，在吟诵中发现，诗中一方面写总理坚信革命必胜、人民必胜、不惧泰山压顶的大无畏气概；但同时又把总理比作泰山，像泰山那样坚定，像泰山那样巍然不可侵犯。我觉得在一首诗中，“泰山”的比喻用于贬义又用于褒义，好像不合适。我冒昧地给光未然同志写了封信，说明了我的意见。没想到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。他在信里说：“你看得很对，那首诗，两处‘泰山’的比喻确实发生矛盾。当时也有别的同志指出过。在《人民文学》一月号正式发表的时候，这地方作了改动。定稿时，别的

地方也有小的改动，题目也改为《惊心动魄的一九七六年》。你没有看到《人民文学》今年一月号吗？我这里的若干本被朋友们拿走了。我翻出了这首诗的一份清样，随信寄上供参阅。如果还有别的地方念起来不舒服，请随时函告，千万不要客气……”

对于一个业余青年作者的意见，他不仅诚恳接受，还热情地复了长信，这使我感动和难忘。同样使我难忘的是，1979年1月，我参加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。其间一个茶话会上，光未然挨个桌向到会同志问候。当他走到我们桌时，不仅认出了我，还亲切地问：“你爱人还在车辆厂工作吗？”他这一问，虽是无意间的事，却让我为之激动。他何以能把隔了两年多、与一个陌生年轻人的随便家常问答，记得这样清楚呢？

几年以后，我再去看望他。他刚大病初愈，与我谈起了过往的创作。

1935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三省后，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。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，共产党人、爱国人士、进步青年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。光未然激情地写出《五月的鲜花》：“五月的鲜花，开遍了原野，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。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，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懈……”

这首词是诗人在武汉创作的独幕剧《阿银姑娘》的序曲，在一二·九运动后期被广泛传唱，鼓舞着军民的抗战斗志。1937年，洗星海、张曙在组织抗日群众歌咏运动时到处教唱这首歌。一天，光未然接到一个通知，邀请他参加在上海远郊大场举行的歌咏大会。通知上还说，洗星海、张曙将在歌咏大会上指挥教唱《五月的鲜花》。

这天早上，光未然与一些青年朋友带着干粮，兴致勃勃地赶到大场。洗星海和张曙汗流浹背地轮流指挥大家练唱《五月的鲜花》。就是在这次大会上，光未然结识了洗星海。洗星海给光未然留下热情而坚毅的印象。洗星海如此用心

教唱这首歌，却不是这首歌的曲作者。它的曲作者是东北大学教师阎述诗，一位业余的音乐爱好者。阎老师目睹了一二·九运动中，学生们流血却决不退缩的情景，为之动容，带着感情为光未然的词《五月的鲜花》谱上曲。这首歌一经演唱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。

在那次歌咏大会后，光未然到洗星海的寓所做客。他们愉快地交谈，都为相识而庆幸。临别时，洗星海请光未然为纪念高尔基写一首歌词。光未然第二天便写好了。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。

此后，他们又合作了10多首歌曲，其中有《新中国》《戏剧抗战》《拓荒歌》等。洗星海灵感来得快，有时几分钟就能写出曲谱，而且俯在椅角、箱盖上或是坐在门槛上，随时随地能够创作，不怕吵闹。光未然从他身上看到一个革命艺术家献身的热忱。回忆起合作往事，光未然谦虚地说：“我的歌词写得草率，不足以充分诱发作曲家的乐思。”

光未然与洗星海最后一次合作，是1939年在延安。当时，光未然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山沟里坠马负伤，躺在担架上，再次渡过黄河，被送到延安边区医院诊治。抗敌演剧第三队的同志们伴送他到延安。三队的同志们是到延安学习汇报的，他们需要上演新的节目。洗星海到医院看望光未然，并提议再合作一次。光未然曾两次渡过黄河以及在黄河边上行军，颇有感受，原打算写一首长诗《黄河吟》。3月间，他以这一构思创作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歌词。当时，光未然左臂肿胀，躺在病床上，歌词由他口授，三队的同志们听，还谈了写作动机、意图，以便洗星海作曲时参考。洗星海凝神听完，忽地站起来把词稿一把抓到手上，说：“我有把握将它写好！”大家对作曲

家的激情与信心报以热烈掌声。

那时，延安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。洗星海每天都和鲁艺师生一块上山开荒，手上也打了泡。洗星海和夫人住在山坡上的一间窑洞里。他在窑洞的小桌子上日夜赶写。他喜欢吃糖果，当时延安不容易买到，光未然特意买了二斤白砂糖送给他。糖放在桌上，洗星海写几句，就抓一把送进嘴里。他写完后征求光未然的意见，并说：“可以随便地改。”像《黄河船夫曲》《保卫黄河》《怒吼吧！黄河》原稿就气势宏伟，马上交给全队练唱；也有的歌大家挑剔较多，如《黄河颂》《黄河怨》两个独唱曲，洗星海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推翻原稿重新写。第二稿《黄河颂》试唱后，大家还希望改个别乐句，谁知洗星海又把修改稿撕了重写，第3天大家看到的已经是第三稿了……

经过反复修改，几天后，这部作品由抗敌演剧第三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。虽然合唱队的人员不多，但演出很成功。后来，洗星海又组织并指挥500人演唱这部作品，那时光未然已离开延安到外地治伤去了。

1986年，光未然获赠我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田汉光未然歌词选》。他在环衬上题写了一段话：“这本选集是出版社编的，校样我来不及看，事后也未全看，不知错字是否有……”我重读这本歌词选中的《黄河大合唱》，仍然强烈感受到它带给人的巨大鼓舞力量：

啊！黄河！
你一泻万丈，浩浩荡荡，
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！
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，
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！
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，
将要学习你的榜样，
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！
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！
如今，光未然同志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。他那不朽的诗句，仍然鼓舞着我们。

| 阅 图 |

周末时光

艾力亚尔摄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在周末开展文娱活动的场景。作者采用长焦远距、高速快门的手法拍摄。天上是悠悠白云，背后是苍茫群山。一名战士自弹自唱，战友们为他打起拍子。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高原上别样的周末时光。

（点评：强鑫新）

剑 花

日前，我走进福建省屏南县祥榕中学，“祥榕故事墙”“祥榕文化走廊”映入眼帘，学校里每一位师生都熟知英雄的故事。学生们说：“只要提到‘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’，我们就会想起陈祥榕学长。”

5年过去了，人们没有忘记英雄。去年10月，新疆和田多了一条“问勇路”；去年秋季学期开始，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事迹等内容写入中小学教材；今年6月，“屏南县祥榕中学”揭牌仪式在陈祥榕烈士母校——屏南县屏城初级中学举行，陈祥榕烈士的母亲姚久穗受邀为其揭牌。

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先进事迹广为人们所知。其中，“陈母问勇”就是一个感人的故事。

那年，当陈祥榕烈士的骨灰运回家乡屏南县时，部队领导问陈母姚久穗需要什么帮助，姚久穗含泪说：“我没有要求，我只想知道我儿子在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？”“陈母问勇”令在场人员感动落泪，心中油然而生崇高敬意。

陈祥榕以“清澈的爱”报效祖国，彰显了军人忠诚为国、勇于担当的高贵品格。从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到奋勇堵枪眼的黄继光，从助人为乐的雷锋到抗洪牺牲的李向群，从坚守岗位的麦贤得到奋勇排雷的杜富国……一代代革命军人不忘初心、砥砺前行，把“忠诚”二字写在同心筑梦的顽强拼搏里，写在为国家、为人民舍得一切的无私奉献里。新征程上，年轻的战士陈祥榕以一句“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”，说出了革命军人共同的心声。

“陈母问勇”，表现出一位母亲胸怀家国、深明大义的高尚境界。人民的无私支持，是人民军队温暖的“大后方”，是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。

有感于英雄的壮举，有感于母亲的情怀，一曲由童声演唱的《陈母问勇》感人肺腑，在社交平台上广为传播。词作从“陈氏有儿，十八从戎，生于屏南名祥榕”起笔，贴合旋律起承转合，副歌部分通过音高提升释放情绪，一位母亲的丧子之痛化作四字之问“吾儿勇否”，将歌曲情感推向高潮。童声演绎热血歌词，

七 彩 风

丰收，就是一次敬礼

■温 青

在祖国的秋天
丰收，就是一次敬礼
用钢枪、针线、教鞭和听诊器
用方向盘、机床、镰刀和铁锤

英雄离我们很近

■向贤彪

对祖国深沉的爱和纯真的天籁之声形成强大张力，产生了扣人心弦的情感冲击力。

姚久穗与陈祥榕这一对母子，把家国情怀体现得鲜活滚烫，以至于定格为一种精神、汇聚成一种力量，让许许多多人为之动容，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感动和激励。

一位边防战士说：“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。只要我站在这里一分一秒，无论是谁都别想从这里拿走一毫一厘。”一位战士母亲说：“我知道部队艰苦，但还是支持儿子从军报国；我知道军人职业危险，但危险的工作总得有人干。‘陈母问勇’是军人母亲的骄傲！”

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，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。从“问勇路”到“祥榕中学”，从英雄模范到时代楷模，一座座精神地标、一张张闪亮的名片，不仅诉说着英雄的故事，更彰显着全社会对英雄的尊崇。

那些有力的手掌
是对一个国度的忠诚与赞美

大国之盾上的每一片战甲
像庄稼成熟于土地
丰收，就是一次血肉的凝聚
凝聚在一面鲜红的旗帜上

那些守望丰收的身影
是一座座沉默的山脊
每当他们在国门敬礼的时候
霞光便铺满了大地

军乐“名片”

■雷 凯

迷彩青春

当最后一个音符完成，掌声骤然响起，我紧攥指挥棒的手仍微微颤抖。望着台下战友们眼中闪烁的光芒，那些疲惫此刻都化为喜悦。这是我们武警某支队军乐小分队的首次亮相，也是一群“门外汉”凭借热爱与坚持，奏响的第一首军乐。

“成立军乐小分队？咱们连识谱的人都寥寥无几，这能行吗？”今年7月，当我听到教导员提出成立乐队的想法后，不禁问道。

“组建军乐小分队是为了促进团结协作，并非‘花架子’。要让军乐小分队成为咱们支队的一张文化名片。”教导员说。

真正着手筹备时，难题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多。首先是人员选拔，大队官兵中会乐器的屈指可数，排长徐浩洋学过长号，战士赵传乐学过唢呐，战士王亚宁学过两年架子鼓，其余的人几乎都是“零基础”。教导员第一次召集大家开会，众人围坐在一起，无人敢主动发言。

更令大家头疼的是乐器选择。有人钟情于铜管乐器，认为小号、长号更能彰显军营气息，也有人偏爱打击乐器，觉得大鼓、军镲的艺术感染力更强。虽然每种乐器都拥有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，能为乐队赋予不同风格，但最终选择哪一种还取决于每个人的音乐品味和演奏能力。挑选合适的乐器，不仅要考虑个人兴趣，还要兼顾与乐队其他成员的协调性。

人员和乐器终于确定了。教导员又为大家联系了器乐老师。老师来到部队后，看着我们这群手持乐器却不知

大洋深处有书香

■强裕功 邓博宇

上艇，并在舱室的角落搭起图书角。

艇内空间狭窄，图书角略显“将就”——两盒用收纳箱装起来的书，一个工具箱铺上垫子充当的凳子，便是图书角的全部“家当”。但图书角很“热闹”，每逢艇员交接更，下更艇员总会绕到这里，有的坐在凳子上，借着头顶的小灯翻阅几页书，有的则挑一本揣进衣兜，准备睡前细读。

万子博的分享结束，上等兵胡世宏稍显紧张地走上前。胡世宏是首次远航。一开始，岗位上终日不散的湿热让他感到不适，机器的轰鸣更让他辗转难眠。那段时间，他私下跟战友聊天时，语气里满是对归期的急切：“这日子啥时候才能到头啊？”一次下更后，他在图书角的收纳箱里看到一本《蓝鲸兵祸》。那时，他还没料想到这本书会悄然改变他的心态。

“这本书里讲述了6名年轻潜艇兵

的成长故事。他们曾遇到设备故障和物资紧张等难题，可没人喊苦、没人退缩……”分享时，胡世宏的声音似乎比刚出海时沉稳了不少。他坦言，读到书中人物咬牙坚持的情节，再想起自己总抱怨的样子，心里很是羞愧。也正是读了这本书之后，他开始转变态度，烦躁的情绪渐渐消散。他把这本书分享给战友们，希望给大家一起鼓励。

下士殷明明捧着一本封皮泛黄的《迟到的勋章》走上前。他神情庄重，缓缓讲述书中老英雄柴云振的经历：“当年老英雄在战场上身负重伤，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撑到了胜利。战后，他隐姓埋名几十年，从没向组织提过一句要求，只说‘穿上军装，就是要为国家干事’。”

讲到这里，殷明明看了看身边的战友：“咱们潜艇兵常年待在深海里，或许没人看见我们的付出。可每次顺利完成任务，想到能守护住祖国的海疆，那种从

活力军营

“作为潜艇兵，狭窄的舱室、昏暗的灯光、一刻不停歇的机器轰鸣，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环境。但只要牢记战位职责，把每一次操作都做到精准无误，就一定能在深海里写出自己的‘篇章’……”大洋深处，一场读书分享会在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舱室里展开。中士万子博结合自身经历，向艇员们分享着阅读《苦难辉煌》的心得体会，赢得大家阵阵掌声。谈起举办读书分享会的初衷，该艇领导介绍，潜艇潜行深海，艇员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，长期枯燥单调的水下生活，容易让艇员产生焦虑、紧张等情绪。为了给枯燥的日子添点“滋味”，每次出海前，艇员队就提前收集每位艇员的“书单”，筛选出受欢迎的书籍打包带

